

重整性道德

何春蕤

自命是「消毒水」的现有性道德捍卫者，从不会考量当事人的情欲人权及选择，只一味高举婚姻的神圣地位，反对一切婚外性行为（当然包括青少年的婚前性），说是婚外性会导致各种严重的「恶果」。

情欲解放运动挑战的正是这种恶果论及其背后所包含的社会压迫与歧视。目前的婚内性并未免于疾病、堕胎、遗弃、暴力、心理伤害等等所谓婚外性会有「恶果」，可是我们的社会却为婚内性提供支援系统及道德上的正当性，而对婚外性百般抹黑，时刻施压。我们要问的是：这种偏袒不公的性道德在眼下的情欲现实中还站得住脚吗？

情欲解放运动更要进一步问：婚内婚外性一样会有各种「恶果」是必然出现的，还是一个全力压抑青少年和女人的父权文化的特有产物？

面对这些挑战，捍卫现有性道德的性医学和性教育人士，除了重弹老调和道德恐吓之外，好像还提不出什么新的论点。而且，父权性道德虽然为青

少年和女人制造了最大的压抑和限制，剥夺了他们的情欲人权，然而一旦有情欲异议的声音出现，父权性道德便立刻以青少年和女人的保护者自居，说什么她们会被「误导」而「偏差」，「享一时乐，饮终身之恨」，而且，「收拾善后的是父母亲、张老师、生命线、医师、未婚妈妈之家等等，耗费的则是广大的社会资源。」

让我在这里一次说明什么才是 正的「误导」、「偏差」或需要「善后」的事情。

性医学与性教育者不断告诉我们的青少年一大堆生理名词，向他们宣示各种和性相关的责任、危险、疾病，以及一些抽象空洞的字眼（如尊重、爱惜、执着、真情等等），这些说法不但没有为青少年身上强大急迫的情欲需求与冲动提供肯定的、正面的宣泄，反而使得他们对自己的身体和情欲抱持极大的焦虑和恐慌，更使得那些寻求性愉悦的青少年深受罪恶感与矛盾心理之苦。其所形成的怯弱人格或猛爆行为要由谁来「善后」？

所谓的辅导和教育从来只教青少年忍，忍到结婚；只教青少年等，等到「成熟」；以为只要是成了人，结了婚，性就「自然」会美好。这种「误

导」的恶果已经在众多无奈僵滞的夫妻关系中浮现，更迫使青少年在极其恶劣而且毫无后援的状况下进行品质恶劣的情欲探索。

而且，医学与性教育者对于青少年的性所持的负面压抑态度，已经传达了谴责与恐吓，塑造了青少年脆弱和焦虑的性心理结构，也必然会侵蚀青少年未来面性事时坦然的态度与享受情欲的能力。这种「偏差」将为未来的性医学和性治疗创造出无数的病例，为我们的社会制造一个个体质不良的家庭。

「享一时之乐，饮终身之恨」不是青少年男女的「错误」所带来的后果，而是我们这个对情欲过度打压，对性事多所禁讳的文化为惩罚越界的男女所设立的「报应制度」。如果医学和性教育人士真的关心青少年男女的福祉，那么他们要努力的不是警惕青少年「一时之乐，饮终身之恨」，而是积极改造我们的性道德和性文化，促进婚外性与婚内性平等，青少年与成人平等，男人与女人平等，更让每一次的「一时之乐」都能促进「终身之乐」。

我在《豪爽女人》中已经对现有的性道德及其偏见提出了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性别的整体分析，并说明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摆脱性别歧视、

松动性压抑、淡化婚姻规范、以积极营造愉悦为目标的性文化改造运动。这同时也是一个重整道德和权力分配的运动，希望以平权多元的人本性道德取代压抑女人和青少年的压迫性道德。

如果有人要质疑这样一个道德重整运动，那么他必须针对我已经提出的各层社会文化分析提出辩驳；他必须迎战我对父权的各种情欲双重标准和性压抑所提出的严正批判；这样才能深化我们对现有性道德的反省思考。质疑者不能像某些性医学及性教育人士那样，只是不断陈述现有性道德的中心命题，或者复诵那些大有问题的「正确性知识与性观念」，如同即将在民主浪潮中失势的独裁政客一般，喃喃念着：「不能解严，解严之后会天下大乱。」这种唱片跳针式的「性教育」不但没有正视社会变迁发展以及它对婚姻及人际关系的重塑，更没有体会 多女人和青少年亲身感受的压抑与痛苦，以及她们迫切渴望一个更公义平权的社会的有声无声呐喊。

(1995年4月28日中国时报家庭版)









